

父亲

□海子

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？朱自清大师如是说。时光如梭，过得好快，再过几天，就是父亲的忌日了！

六年了，整整六年，再也没有得到您的任何音信，哪怕是一点点，一点点！您好像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，再也没有回头光顾一下这个生您养您的家。多少次梦里想起，又多少次梦中惊醒，只留下一个您慈祥的面容！

阿爹，您在那边好吗，您的视力好点了没？是不是还像生前这么辛劳？是不是还像生前这么老惦记着我？是不是跟爷爷、奶奶和您的兄弟姐妹重逢在一起了？

父亲出身在一个地地道道的日子不太富裕的渔民家里，年纪很轻的时候，家庭的重担就似泰山压顶一般落在他的身上。听母亲常常唠叨：爷爷早死，而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时候，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伯父被抓走充当壮丁去了遥远的台湾，15岁的叔叔又征兵加入抗美援朝大军，当时家里有奶奶、伯母以及伯父的一个遗腹女需要抚养，18岁的父亲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希望，撑着上有老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。

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，生前他从未提起过。只听他说过一件事，我至今不敢忘：有一次涨潮的时候，父亲疲惫得居然躺在海滩上浑然不觉，幸亏好心的同船叔叔提醒才捡回了一条命。每次想起，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父亲有了我们兄妹三个之后，日子刚刚安稳不久，谁知不幸再次突然降临。命运似乎总是与父亲过不去。

父亲有一次在劈竹子的时候，竹子忽然溅起来，冷不丁直入他的左眼，从此他的这只眼睛就瞎了。这对于一个渔民来说，无疑是灭顶之灾，他再也无法出海捕鱼了。那时，我才8岁多，姐姐和哥哥也只有11岁、17岁。那一天，我就站在父亲的身边，但懵懵懂懂的我，根本不知道，这对于父亲的痛苦，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
听母亲常讲，在杭州住院医治的每天每夜，父亲都在为这个家的生计发愁。而且，至今仍然让我止不住流泪的是，即使在那样艰难的一刻，每次当他看到与我同龄的同房病人孩子，父亲就忍不住地去抚摸这个小孩的头，就像抚摸着我的头一样。

父亲的命运多舛，但他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人，没有向多难的命运低头。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在我心中，却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！

多亏了大队书记养法叔叔的眷顾，父亲得到了大队仓库保管员的一份工作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日子虽然过得清苦，但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我也不比同龄的同学过得差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父亲为了撑起这个家，让我们兄弟的日子过好一点，又自告奋勇地承包了一个村所有的石灰厂。他完全配得上“顶天立地”这四个字！

承包石灰厂的日子里，为了改善家庭生活以及我们兄弟的未来，父亲每天起早摸黑地干，拼命地为这个家赚钱。这是血汗钱呀！

有时凌晨3、4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父亲就在昏暗的灯下，靠着一只眼干起活来，一干就是几小时，热饭也没能顾得上吃上几口，累得精疲力尽才回家。每次见到他，满身都是白茫茫的，散发着混浊的难闻的石灰和油漆味。父亲的病很可能就是这个落下的。在一个不到4平方米的通风不好的小屋子里，每天跟石灰和桐油打交道，再好的肺也受不了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我的心还是隐隐作痛。

那时的我还算争气，考上了大学，这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父亲的辛苦，更没有体谅他的难处，基本没有好好地作过他的帮手。他干他的活，我念我的书，每个月的生活费似乎是天下掉下来一般，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，根本不知道这是父亲的血汗钱！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！

现在，我才知道：如果父亲不干这份辛苦的工作，他应该现在还好好端端地享受着天伦之乐。然而，如今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父亲非常地疼爱我们姐弟，更是对我们非常的包容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特别酷爱看连环画。有一次，把父母给我买钢笔的钱偷偷地去买了一套6册的《林海雪原》连环画，同时向人借了一支比较新的钢

笔向父母交差。我本以为这样可以瞒天过海，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，被母亲知晓了。她很震怒，气得要揍我，还声言要把这套连环画烧了。我既担心挨揍，更担心连环画被母亲烧毁。谁知父亲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，特别是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并未因为看连环画受到任何影响，他不但没有责骂，反而向母亲求情。

父亲不善交际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生平仅二个好友：一个是隔壁的阿茂叔，另一个是瘸腿的云成叔，都是老实巴交的。父亲也不善言辞，唯二的爱好是下象棋和看书。他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予了我们姐弟。

父亲的爱是沉默的，又是淡淡的，不那么浓烈，但是很纯很深，又很暖很暖。

我成家之后，日子过得非常不顺畅。那时，我已有了所谓的一官半职，因此，家里亲人大多希望我能忍辱负重，继续撑下去，就为了那个官位和乡下人背后所深深隐藏的“面子”。

父亲当然也希望我能光宗耀祖，期盼我能再升一级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然而，父亲终究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，当他终于明白我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之后，还是毅然支持了我的决定。

在我喜事的前一天晚上，当我匆匆赶到家里时，意外地看到已经白发苍苍的老父亲竟然一个人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地向神灵磕头，诉求神灵保佑我幸福平安！那一刻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热泪夺眶而出。这是我这一生对父亲最大的也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

父亲给了我很多很多：没有您，哪有我？是您抚育我长大成人，又是您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而我却给了您什么呢？

这一生中，也许让父亲唯一得到安慰的是，我从小学还过得去，也从不与别小孩子吵架打架，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给他们添过任何麻烦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也是老师心目中的“三好学生”，各种奖状纷至沓来，父亲也沾了我的光，常常上台。可是，那时的我却常常嫌他到学校来。即使到了大学时候，我有一次还是把父亲带来的送我班班主任的家乡特产挡了回去。而现在回想起来这一

切，我时常自责不已。连父亲最起码该享受的光荣，我也没有充分地满足他。

父亲的身体向来健康，连平常人时常要患的感冒之类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几乎也没有染过，以致在我的下意识中，一直不怎么把他的健康放在心上，似乎父亲会永生似的。

2016年6月1日，当姐姐电话告知我父亲大口大口地吐血，生命危在旦夕之时，我思想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。我赶忙抛下手头的工作，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。不一会儿，救护车载着父亲和姐姐到达了。我安慰着父亲，竭力表现出镇定的样子。当时，他依然一个劲地吐着血，然而却一如既往地坚强得很，连声说“没事，没事”。

生命终究是脆弱的，意志又怎能拗过自然呢？没过几分钟，父亲就不可抗拒地陷入重度昏迷之中，进入了ICU抢救。那一刻，我们姐弟才得知，父亲的肺部患上的竟然是不治之症。

也许是父亲强大的基因吧，他最终从死神手中幸运地逃了出来。但是，我内心却已深深知道：与父亲生离死别的日子不会太远了！从此，我开始每个周末都向老家跑，无论生活多么忙碌。

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捱到了2020年4月，他终于倒下了。我帮他洗了一次脚，并背着他躺到了床上。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再也没能下地走动过一次。我多么希望命运能让父亲重新见到灿烂的阳光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但奇迹毕竟是稀缺得不能再稀缺的绝世珍品。

父亲也非常明白这次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。当年迈的同样是重病缠身的小姑娘最后一次来看望他时，父亲非常吃力地睁开眼睛，从喉咙深处勉强地挤出浑浊的叫声：“小阿姐”。这对情深似手足的姐弟，此时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紧紧握着彼方的手。从不轻易落泪的坚强父亲，老泪悄然滑过他的脸庞。我知道，这是父亲在向他的姐姐作最后的告别！

不久，父亲安详长逝。时间定格在2020年5月19日，一个刻骨铭心而永远不会忘怀的日子！

青山作床，蓝天为被。岁月流淌，思念不老！如果真的还有来生，阿爹，我最亲爱的父亲，我们还做父子，好吗？

清明的厚度

□赵雪

对于在外务工的游子而言，清明的厚度总是难以捉摸。

路途太远，身处异乡，厚的是那方遥远土地的呼唤，厚的是根系基因里的回响。但隔着时间、距离，它又好像很薄很薄，只轻飘飘在记忆里，独留一人在异乡的愁。

在外务工经常遇上厂里太忙，货期太紧，返乡祭扫便成了奢望。清明，这个充满地域特色的节日，一旦脱离了故乡的土壤，就仿佛失去了根基，变得轻飘飘的，徒留满心的愁绪。在异乡，看着本地人热热闹闹地组织祭祖、踏青，游子们的心便被故乡的丝线牵扯着，愈发思念家乡。

机器轰鸣声嗡嗡的，这批货的货期只到清明后的一天，厂里还有数十个工人在赶工，工人们边上工边闲聊，“今年不回去祭祖，等过年再去看看他们。”“想回去也没办法，你们那兴不兴吃青团啊？”“兴，家里做的没外头的黏，特好吃！”听着这些话，外婆那双布满褶皱的手，在我眼前清晰浮现，她正熟练地制作着一个个绿色的小团子。家乡的青团

吃不上了，我便从本地阿婆那里采购了一批，分给工友们。

虽与家中的青团味道不同，但也色如碧玉，带着清丽的香，糯米绵软，在嘴里呢喃，皮下是甜的豆沙馅料，吃起来香甜清口。一群离家的游子们，短暂分享着清明的这份甜。可再次投入工作时，机器的轰鸣中，思念的愁绪愈发浓烈。生活太过忙碌，异乡的清明，终究少了几分温度，显得有些凉薄。

终于，我下定决心：“今年清明，一定要回家！”当双脚踏上故乡的土地，那份厚重与踏实感，瞬间涌上心头。归乡、踏青、扫墓、祭祖，一系列充满仪式感的活动，让漂泊异乡的游子找到了归属感。在家乡，清明是有温度的，是厚重的。

外婆拍着我的肩让我陪她揉青团，外公说着又有人能陪他去买纸钱和香烛了，父母让我上山时要多和祖祖赔两句不是，为前两年的缺席道歉，琐碎的小事，让清明的厚度有了变化。

做青团是清明节的首要大事，外婆指导，全家参与。外婆做青团不用艾草，用的是她自己地里的鼠曲草。鼠曲草好认，孩子们负责割草采摘，还算

负责，就是总惹得身上一身泥。我们负责清洗，大木盆盛满水，倒入面粉，外婆督工严格，每一簇都要用手指细细揉搓干净，确保没有一点点泥点和灰尘。接着将洗好的鼠曲草倒入沸水中，加入小苏打煮开，捞进凉水中备用。之后都是力气活，由家中男士负责，将煮好的鼠曲草挤干水分，倒入搅拌机，打成草糊，草糊倒入糯米粉中不断揉打成青绿色的团。外婆说，这一步至关重要，因此总是提醒男士们加大力气。等面团醒好，由外婆进行最重要的一步，分成小面团，将准备好的豆沙馅包进去，一家人围成一团，外婆不让我们上手最后一步，只让我们在一旁陪她闲聊。

小孩子们蹦蹦跳跳，大人们磕着瓜子闲聊。我看着外婆，她的背已经直不起来了。做青团是外婆清明节顶“神气”的活，她把着最后一步，手上满是褶皱，却利索的搓出一个个青团。外婆笑眯着眼瞧着我们闹腾的一大家子人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外婆坚持一家人一起做青团的良苦用心。

清明的厚度原来藏在故乡一家人的团聚里……

清明的雨

□白毅

在清明，雨是天空的祭文
淅淅沥沥，打湿了季节
风，翻阅着草木的心事
唤醒大地深处沉睡的记忆

旧时光在墓碑间蜿蜒
那些熟悉的面容，在岁月里隐现
我抚摸着冰冷的石碑
指尖触碰到历史的霜寒

碑前的花朵，如泣血的思念
绽放在时光里
它们摇曳着，试图诉说些什么
却被风一次次打断

田野里，新绿疯长
那是生命轮回的信号
燕子在低空盘旋
裁剪着春日的寂寥

我站在清明的十字路口
与过去和未来对视
祖先的目光，从遥远的地方投来
如星子，在我的灵魂深处闪烁

远处，炊烟袅袅升起
那是人间烟火
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
生与死，如此接近又如此遥远

而我，在这清明的雨中
种下一粒希望的种子
让它在时光的缝隙里
开出一朵关于爱的花